

賽金花本事序言及全文

賽金花本事序言

商鴻達

去多一日，我和劉半農先生在北大研究院閒話，提起賽金花，他說：「聽說有人要給她寫法文的傳，我們先給她寫個國文的吧！你有沒有興趣？這個人在晚清史上同葉赫那拉（西太后）可謂一朝一野相對立了！」我當時便回答：「好極！我們就寫。」後來又去同鄭穎孫先生商量一下，主意決定，就着手籌辦起來。

那已是舊曆臘月了，把賽金花邀了出來，我們是隔天一會，一連有十幾會，她一生緊要的事蹟，總算都敘述了一遍。結果，有些是叫我們很滿意，有些却也叫我們很失望！滿意的是，從這一談解決了我們許多疑惑的，或不明瞭的事情。例如：她在歐洲時的生活，是那樣的平淡，那裏像小說中一味的胡謔亂誇，說賽怎樣怎樣熱戀瓦德西。據：「李瓦問答」，瓦到北京，年已六十八歲。那麼，她在歐洲時，瓦已半百之翁矣！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婦，會迷戀上一個五十開外的異族老頭兒，豈不笑話！伊之能結識瓦，料來，因為那時已是妓女身份，且嫖德語故也。不問庚子時，即在今日，欲覓一美姿容，精德語之中國妓女，亦必寥寥乎難矣！又立克林德牌坊時，她曾諄勸克林德夫人，這算是她一生最緊要而不可埋沒的一件大事，已往史家或不知，或隱諱不肯說，實不應該。蓋我國自鴉片戰爭以來，這九十四年中，因國勢孱弱，每戰必敗，辦外交的，辦的好，落個『委曲求全』，辦不好便『丟人撒臉』。庚子外交，尤其糟糕，應付大感棘手矣！而能有這麼一個妓女出來幫幫，雖然不必怎樣頌揚她，但總還值得一道罷！失望的是：我們起初總覺得她能把握清時諸名人的私生活，說些出來聽聽，那知她以學識缺

乏，當時即未能注意及此，迄今更如過眼雲煙，不復記憶矣！甚至提一人，道一事，也不能盡其原委，故本書曾參詢過許多人始克寫竟也。

這本書，從訪問到寫竟，爲時已將十個月，時間也算够長了，可是中間耽誤的時期却有九個月。我是早就把談話草草的編寫了一過，便擱放在一旁，每逢和半農先生見了面，總當閒話談它，怎麼分章，用什麼體裁，蒐羅像片……說完了，彼此就又忙起別的事來，總沒得功夫扒在桌上好好的把它寫一下——一直到半農先生歿！

半農先生歿後，關於這本書，我就連談也不願談了，因一談便想起了半農先生，心裏着實難過！偏偏一班朋友們見我們就打聽，總是下警告似的說：「趕快寫了吧！不然恐怕繼孽海花六集六十二回的及十集一百二十四回「冤海花」就要出版了。」我想了想，還是寫了好，這纔用了三週夕的功夫，粗枝大葉的寫了這麼三萬多字。好吧，壞吧，由它了！幾條「撰例」却要說明：

(一)、本書完全根據了她的談話，刪其煩屑無謂，理其顛倒重複。

(二)、寫到一處，偶然有感，便附上一段二段的話，這也不過是小考證，聊舒己見云爾。

(三)書中所引人名地名，有些因談者已不知爲何字，撰者只好推意記音而已，舛誤難免。

末了，我還要誠懇的向胡適之、曾覺之、鄭穎孫三先生致謝，他們對於這本書的體裁上很給指教！此外，劉墨厂兄替摹像，尤感！

賽金花本事全文

劉半農·商鴻達合著

水上桃花湖中秋稿

我本姓趙，生長姑蘇，原籍是徽州，家中世業富商，我的父親就生在徽州。十二歲上，因閻長毛，（即太平天國，以其披髮，俗皆呼曰長毛）我們徽州很受蹂躪，家人都四散奔逃了，他隻身便跑到蘇州找我祖父，那時我祖父正在蘇州與一個叫朱翰子的合夥開當舖，後來亂事平定，也沒有回本鄉，就在蘇州落戶了。我的母親是蘇州人，姓潘，容貌長得很美，性子又溫和，親友們都稱她賢慧，生我那年，是同治末年，她整整三十歲，這時候，我家住在蘇州城內周家巷。

我的祖父叫趙多明，人極忠厚，篤信神佛，天天燒香磕頭，求着多子多孫，後來果然求得八個兒子，但不幸因閻長毛都流離失散了，以後也迄無音訊，不知死活，贖下的祇有我父親一人。

我的祖母是一位很有才幹很有經驗的人，家務都歸她主持，只是脾氣太大，約束家人嚴厲極了，偶犯小過，便遭申斥，家裏沒有不怕她的，惟獨對於我却特別鍾愛，從未打過一下，罵過一句，一切飲食服用，也都很精心細意的給預備，這也是因我小時就很聰慧，會伺候她的緣故。她的身體原來很健康，因我嫁了洪家不久，便要隨洪先生赴歐洲，她着實捨不得我走，却又無法攔阻，心裏總是在聖念，到了歐洲，我又不能常寫信給家裏，因此使她漸漸的竟悲慮成了病，以致不起，臨危時，還叨叨絮絮的說盼望見我一面，這樣滾遠的路程，怎麼容易回來呢？

我還有一弟弟，中年病歿，已娶妻，無子。

「彩雲」是我的乳名，姓傅是假冒的，因那時常常出去應酬客人，為顧全體面，不好意思露出真姓氏，便想得一個富字，取「富而有財」之意，後來人們都把它寫成人旁的傅字了。嫁了洪家，洪先生給取名「夢蘭」，脫離洪家後，又改名為「夢蘭」。

我們趙家在徽州也是大族，人口繁殖，後分二支：一曰千戶堂，一曰積禧堂，有兩個祠堂，修蓋得都非常壯

麗。

(附言：或謂伊之姓趙，也是冒出，實乃姓曹，爲清代某顯宦之後。)

我小時就很聰敏，什麼禮節全懂得，也會款待人。七八歲時，家中有親友來，總是先打招呼，裝煙倒茶，陪着客人談話，親友們因此都很喜歡我，一到我家，便忙着打聽我，找我。我祖母本來是個最講究體面的人，見我如此，便對我更加疼愛，常常聽到她在人前誇讚她的孫女如何如何的好。

我到了十幾歲，出落的俊俏非凡，又天性喜歡妝飾，就愛擦胭脂抹粉穿好衣裳，一打扮起來，人人都說好看，都說「這小妮子，不知將來要被那個有福的娶了走呢！」漸漸蘇州城內沒有不知道周家巷有個美麗姑娘的了，有時我在門口閒立，撫臺學臺們坐着轎子從我眼前過，都向我凝目注視，常常弄得我很害羞的跑進家去。

我們徽州有一種食品，叫「狀元飯」，是用紅苧菜加豬油拌飯，我小時最愛吃這個，有人便說：我「將來一定要嫁個狀元。」後來果然嫁了洪先生，(名鈞，同治戊辰科一甲一名進士)這也是前生註定的姻緣罷！

我從小就說蘇州話，官話是後來纔學會的，我家裏人都說徽州話，只有我母親，因是蘇州人，她說蘇州話。這時候，我家的經濟狀況已漸漸感覺困難，祖父同朱鬍子合夥開的當舖，已因賠累不堪倒閉了，父親是沒有什麼能力出去作事的，家裏又沒有多大積蓄，差不多全靠借債典賣度日，我祖母整日憂愁得什麼似的，但爲顧全體面，還竭力支撐着門面，不願意顯出困窘的樣子，叫人家知道笑話。

歌舞蒞部 釵梳妝樓

我家有一使女，名喚小阿金，是我母親陪嫁過來的，後來家裏的境況越來越窮，就把她打發走了。她出去先跟了別家，後又歸一姓金的，名叫金石泉，金有一妹子叫雲仙，當時是蘇州很出風頭的一個拉禱的，交際很廣，

蘇州的潤人差不多她都認得，她久已聞知我的艷名，想着引誘我爲娼，從中圖利，只苦於無法着手，小阿金一到她家，她有了法子，就授命小阿金托詞來我家閒玩，尋機會先把我誘到她家，俟慢慢的熟了再下手。這時我纔十三歲，雖然聰明，究竟幼稚，又從小便喜歡同小阿金在一塊，現在她能常常來我家伴我嬉戲，更邀我出去遊玩，心裏怎不願意？每次都是瞞了祖母偷偷的走，她若知道了，是不會叫我出去的。

有一天，是個春季，小阿金把我領到金家，金雲仙道：「今天天氣清爽，我們一同到外邊逛逛，好麼？」我是貪玩，那裏都願意去，我們就出了城，見河裏有許多隻船，佈置全很講究，船上人有的在那兒猜拳吃酒，有的唱曲，煞是熱鬧，一會兒，船上有人向我們打招呼，金雲仙就領我上了那船，坐下後，船裏的人都和我攀談開笑，我覺得這很好玩，也不害羞，在一船上坐了功夫不大，又到一船，也是這樣說說笑笑，一連串過有十幾隻船，纔同她們回家，心裏只知道這是玩，那曉得原來這是她們假詞遊逛，騙我到花船上去「出條了」。當時每一個清倌條子是給四塊銀圓，這次金雲仙借着我，憑空的賺了好幾十圓錢。

以後，便連着同她出去過幾次，家裏人全不知曉，一天，又隨她到一處，恰巧有本地官員在座，賭我驚訝道：「這不是周家巷裏的那個姑娘麼？」我聽着暗笑，心裏說：「怎麼不是」。

漸漸外邊人們有些說閒話的了，家裏也已知，我祖母很難過，過了些時，還是我母親竭力的勸解，說：「家裏的境況，這幾年很是困難，叫彩雲出去賺幾個錢回來，多少總能有些補助，過一二年再給她物色一個才貌兼全的夫婿，好好的嫁了也沒有什麼不對。」祖母想了想：家裏也實在是沒有辦法，只好答應。

我是只作清倌人，應酬條子，蘇州那時候也沒有「花捐」。妓女在家裏不招待客，多半都在花船上，或逕到客的宅裏。

到了五月裏，因有個吳三天人，脾氣太倨傲，一日招我侑酒，嫌我對他太不客氣了，大鬧一頓，搥毀許多器

物，把我嚇壞了，從那次就沒有敢再出來，後來還是洪先生派人來叫我，說了些謙遜話，纔又出去的。

這時候，蘇州的花船很多，停泊的地方，都在倉橋濱一帶，往來於閶門虎邱之間。這種船都是雙開門，四面有玻璃窗，外邊周圍帶欄干，彩繪很精麗，船裏面也够寬敞，能擺下兩桌筵席，一切的佈置講究極了，掛着很多的華燈，還有用茉莉花穿成的花籃，棹椅全是紅木花梨嵌大理石。

當時最著名的花船，是焦八張大魁及石姓各船，這些船自己都帶幾個姑娘，叫作「坐艙姑娘」，又有些船不帶姑娘的，叫作「清船」，客人若不願意坐艙姑娘，也能隨意到外邊去叫。花船生意最好的時候，是在六月，這時老爺們都出了場，普通是在進場以前就把船預定妥的。

叫「條子」的規矩是，誰叫的條子，姑娘就搬個凳子坐在誰旁邊，船上侍役便過來給姑娘倒上一盃茶，都用蓋碗，這是專為給姑娘喝的。姑娘陪客不許吃酒，可以吃水果、嗑瓜子，這時候還沒有紙煙，雪茄煙倒有，但吸的人很少，普通都用水煙，也有很多抽鴉片煙的。

姑娘們也有些隨身應帶的東西，如粉盒、檳榔盒等等，尋常都是銀質的，潤一些的還有用金質的或鑲寶石的，粉盒是為預備隨時傳面用，檳榔盒裏裝着些檳榔荳蔻等物，客人在飯後，可以隨便取食。姑娘們都帶着娘姨。

條子錢，清信四圓，紅信五圓，但實收却是一樣，因姑娘臨走時必須給下人錢，清信一圓，紅信兩圓，這叫做「坐艙裏」。把錢放在茶盤底下，等下人來收拾桌子時，把錢掙起來向船板上一丟，噹啷一響，便喊「某小姐賞」，外面就齊聲大嚷着：「謝謝」，語音頗為動聽。

船上全代辦酒席，價錢清船比較便宜，連酒飯費在內，一天有二十四五圓錢即够，花船（即帶姑娘的）就貴多了，每天非百圓左右不可，可是它的一切也都比清船潤的多，客人上船，總在下午，開飯須待掌燈以後，如果覺飢，可以隨便要些點心來吃，大約十點鐘船就進城了。

這種船都是雙槳雙櫓，駛船人技術很精，能叫船快慢自如，並且還會弄許多樣把戲，最好的是「打招」，一篙下去，船就在水中打起盤旋，四周圍水如濺珠，真個有趣！

這時候的姑娘差不多都會唱幾段小曲，有的能唱整齣的崑腔，用的樂器，就是笛子和琵琶，琵琶是自己彈，笛子有師父給吹，我不會唱，因為從小沒有下過工夫，臨時趕着學些，那就差多了。

北門學士蘇小鄉親

我十三歲那年，出去的工夫不多，就認識了洪先生，這時候他正丁憂在家，初次一見面，我倆便很投契，他愛我極了，只要在一起，話總是不會說完的。

洪先生的家在蘇州城內北張家巷，他不常出門，都是把我叫到他的府上，同他常常在一起的朋友，有吳承儒、姚念慈、沈問之、老潘四大人幾位，都是當時蘇州很有名的人物，他們悶了時，常鬧一種牌，名叫「打黃河陣圖」，這種牌也有花、公一二等，輸贏很大，他們每次鬧牌，總叫我旁邊陪着。

洪先生一天不見我便想我，他的朋友們就說：「你既對彩雲這麼好，為什麼不娶了她？」他道：「我年紀太大了，覺得有些不好意思」。這時洪先生是四十九歲。後來他的朋友們竭力慫恿，就託人向我祖母提說，我祖母嫌是做偏房，執意的不肯，他們又託許多人過來，長說短說，我們這邊所提的條件，洪家也一一答應了，這纔說成，媒人算是吳承儒、姚念慈。

翌年正月十四日，把我娶了過去——我十四歲，洪先生整五十——婚禮也很莊重，坐的是綠呢大轎，前面打着洪狀元紗燈，儀仗甚多，好不氣派！

洪先生名鈞，號文卿，祖籍也是徽州，三十歲中的狀元，正太太比他長兩歲，南京王家的小姐。還有一個姨

太太是揚州人。有一個少爺是正太太生的，少奶奶是陸家的小姐（陸潤庠之女）。一家人都很和藹，正太太待人尤好，我過去，他們都很喜歡我，都稱呼我「新太太」。

到四月，洪先生三年服滿，帶我進京，五月裏便放了出使俄、德、奧、荷四國欽差大臣，沒有能在京多住就動身了。

由北京到天津坐的長龍船，（創於曾國藩，以其船身頗長故名）。這種船身子很長，兩邊用許多船夫，駛起來快極，一路上迎接欽差的人很多，真忙個不了，由天津到上海，改乘輪船，應酬纔少些。

到上海我還鬧了一個笑話：我們下了船，我見洪先生已上了轎，我也就隨着上轎，這時候轟然響了三聲大炮，我不知道是作什麼，把我嚇得臉也發了白，身上打起抖來，女僕們趕忙牽着我纜上了轎，原來這是放一種表示敬禮的砲，我那裏經驗過？事後一想，覺得真可笑。

我們在上海住的天后宮。（清出使外洋大臣，多以此爲行轅）。

陪洪先生到歐洲去的家屬祇有我一人，正太太因須要留家操持事務，不能夠去，那個揚州姨太太身體也過弱，常常抱病，禁不起輪船的顛蕩，此外還帶了些隨員和男女僕人。隨員中，他的學生和我們出洋的一切裝束，全是中國樣子，或便衣或官服，洪先生最討厭人穿洋服，可是我們在船上吃的却都是洋餐，我們是過了中秋節，又擱些日子纔動的身，到柏林已屆十一月了。

柏林的中國使館（非今館）很是瀟灑，起先是一位公爵的別墅，景物很幽雅，一座長形的樓，有三層高，建築得闐麗曲邃，院的周圍種植了許多花木，到春天，樹青花艷，再配上那茸茸像剛似的細草，真好看極了。樓後有一道小河，能划船，閒暇時蕩漾其中，叫人心爽意適，樓裏面的裝置也很講究，如宴會廳、辦公室、臥房等等

，無一不備。我同洪先生就住在樓內的右邊，佔了有十幾間房，這房是租賃人家的，房主本來要賣掉它，先索價很低，洪先生不願意買，後來想買又貴了，終於沒有買成。

我去歐洲，只帶了兩個女僕，因那時的人多不開通，一說到外洋，誰也躊躇不敢去，有去的索工資也過昂，這兩個女僕每月的工資就是五十兩銀子，到歐洲感覺着不够使用，又雇了四個洋丫環，工資倒很便宜，一月四十兩，還是她們自己吃自己。洋丫環很會服侍人，體貼極了，比起中國的僕人對主人，還要忠實聽從得多。

我們在歐洲還是吃中國飯，一去時就帶了兩名廚師，烹調技術都很精，都是洪先生用了多少年很得意的人，後來歸盛宣懷家用了。洪先生對於飲食上最愛講究，也最有研究，家裏每次請客，調製出菜品，有許多樣是外邊做不來的。使館裏有請客時，我們也是給預備中餐，歐洲人也最愛吃，不過要囑咐廚師把菜作清淡些，減去油膩，因油膩是中國菜的一個大缺點，吃的方仿洋餐各自分食，他們吃完以後，都極口稱讚說：「中國菜滋味最美，最好吃。」——這句話可不是容易獲得的呀！因為那時廚師少，忙不過來，隨便找個人又幫不上手，都是我幫忙，有時候手脚不開的忙上好幾天，纔能弄完，真累極了！最可笑的，是叫洋丫環揀燕窩，她們那裏弄過這個？把眼睛全弄紅了。

我在歐洲還請了一個女陪伴，這種人也是伺候人的性質，不過比起普通女僕却高貴，可以和主人在一起吃飯，彼此相待的有些客氣。我請的這個女陪伴，沒有什麼事叫她做，除了早晨給我梳梳頭，整日便陪着我閒玩，我的德國話就是從她那兒學會的。

有人說，我在歐洲的舉止很瀟灑，每次由外邊歸來，都有四個洋丫環提着明角燈引導我上樓。這事到有，不過，我在國內時，也有四個丫環給我打燈籠。又有人說，我在歐洲常常到各跳舞場裏去，那却是一派胡謔，要想一想，我是個纏脚女子，走動起來是如何的不方便，而且我在歐洲就連洋裝也沒有穿過，叫我怎麼跳得起？休說

到跳舞場，便是館裏遇着請客，按照外國規矩，欽差夫人應該出來奉陪，可是我只出來打個招呼，同他們揮握手，就退回去。洪先生是最反對外國禮節的，常說他們野蠻，不可仿習。

海外雙飛羅帳怨離

德皇同皇后我都見過幾次，覲見時，我穿中服行西禮鞠躬或握手，有時候也吻吻手，時候是在晚間，那時宮裏還沒有電燈，全點蠟燭。有名的俾斯麥宰相，我也見過，是一位精神矍鑠的老翁，長長的鬍子，講起話來聲音極宏亮。

我住柏林最久，也到過聖彼得堡巴黎倫敦等處，但只是遊逛性質，不幾天便回，我在柏林還生了一個女孩，因生在德國，取名叫德官。

洪先生人雖精明，只是性子太固執，到了歐洲一點洋物也不肯用，還是穿那三道雲式的福字履，布襪子。有一次出去應酬，因多走了些路，回來把腳都磨壞了，我勸他換穿洋襪子，他一味的不肯，苦苦的勸了半天，他纔說，要我做的便穿，我就叫洋丫環做了幾雙，假說是我做的，哄騙了他一下，他纔穿上了。纔到歐洲時，人家都要給他照像，他怎麼也不肯，等我們歸國時，德國人又擬爲我倆製臘像，留在給柏林臘人館作個紀念，他更是不肯，不然，現在還能有個少年像在那裏。

洪先生在歐洲整整三年，這三年中的生活，除去辦公務以外，差不多全是研究學問，他最懶於應酬，閑倦時便獨自一個人到動物園去散步，回來又伏案看起書來。他的身體羸弱多病，也就是因他用心過度所致。洪先生不懂洋文，連一句洋話也不會說，參考外國書籍，是一個比國人給作翻譯，常常見他到各圖書館裏去替洪先生尋找材料。他名叫根亞，有個中國姓是金，我們都稱呼他金先生。這時候，日本在歐洲也有了外交官，他們却都是穿

洋服，不像洪先生還是穿中國裝。有一年高麗也派了外交代表到俄國，它本是我國的屬邦，竟越過不顧，把洪先生氣急了，給國內打了多少次電報，商辦這件事，後來幾乎弄裂了要回國。

（附言：已往小說中，皆謂賽旅歐時，行爲浪漫，風流勾當頗多，實則，伊係一纏足女子，抵歐時年僅十四，及歸亦不過十七，以此釋齡，兼之洪文卿又是一個很古板的人，事實上非惟不許，且恐有不能也。）

朝鮮對俄遣使，正值洪任，爾時我國辦理外交者，大都昏瞶無識，不知以屬國無外交理由，向各國聲明否認，只管爭些虛體面，什麼『派使須先請示中朝』吧，『派使須先謁華使』吧，當時有所謂『三端』之約：一、韓使初至各國，應先赴中國使館具報，請由中國欽差掣同赴外部，以後即不拘定。一、遇有朝會公議，酬酢交際，韓國應隨中國欽差之後。一、交涉大事關係緊要者，韓使應先密商中國欽差核示。（據清季外交史料卷七三李鴻章致總署電）這個折中妙法，虧得他們纔想出來！

洪先生由歐洲歸來，便留京任兵部左侍郎職，中間爲採辦軍器，曾被參一次，很是冤屈，這都因他的性子太耿直，辦事容易開罪人，他已忘了，人家却還記在心裏，遇機會便圖報復。那次還虧得慈禧太后平日對他很有任，不然，就不得了！頤和園裏的那些滑水車小火輪，還是洪先生在歐洲時買來獻給太后的。我們在京住前門外小草廠，後來因太狹窄，又在東城史家胡同買了一所較大的宅子，間數很多，局樣也好，因擬拆去後邊的一部，爲我從新蓋幾間洋式樓房，那想到，家還沒有搬，洪先生就得了病，病時，正值被派督修東西陵天壇等處的工程。

初得是一種痧氣，恰巧宅裏有個雇用多年的剃頭匠，嫻於針術，常見他給人家治好了病，這時便想教他治一治，洪先生不願意，嗣經我竭力的勸說，纔應允了，扎過幾針，病果見效，但挨時未久又復犯，這次轉入黃病，請來多少的名醫，也都束手無策了，就這樣的不治而歿！享年五十五歲。歿後，朝廷頗加優禮，賞賜卹金，並派

大臣致祭，儀式隆重得很，所派致祭的大臣是高陽的李鴻藻相國。這時候我真痛苦呀！洪先生一死，京裏除去幾個族人僕人以外，只有我同我母親，親戚朋友們人家是不便給作主張的，我那裏經過這樣事？簡直都弄糊塗了，後來還是有人說，趕緊着先給少爺打個電報，叫他來京奔喪吧，這纔打了去。裝殮時，我在棺材裏面放了許多珍貴器物，記得有二十幾挂朝珠，佛頭都是很好的，四個鼻煙壺，兩個翡翠的，兩個白玉的，又燒了不少的衣服，裝殮完畢，棺材的蓋暫沒有上樑，淨待着少爺來，這樣待了有七八天，他纔來到。洪先生的靈柩是奉了旨特許進城，出的朝陽門，到通州，由運河上船回籍，途中，少爺因有病，也沒有伴靈，抵家後不久就去世了。

北里栽花明珠換米

洪先生歿後，所遺下的財產很多，臨危時曾對我說：「你跟我一場很不容易，無論守不守，給你五萬塊錢，當年我也有過這話」。這是我歸洪家時，洪先生對媒人說的：「彩雲跟了我，幸而能偕老，便無話說，不麼，我必給她留下相當的資產，使她生活無憂慮」，蓋也覺自己年長，恐不及白頭也。當時我聽着洪先生的這種遺命，心裏只是難過，啼哭，不敢說什麼，也不知道說什麼。洪先生就把這筆款子交給了我們一個本族兄弟名洪鑾的，原意是託他把我送回娘家，替我安置安置，誰想回到蘇州，他昧了良心，把款子私自吞沒，藏匿起來不見我，我派人四下裏尋找，也沒有找着他，還是第二年的冬天，在上海馬路上碰見他，我向他討索，他支吾着說：「新娘子，你請放心吧！轉過年我一定給你。」轉過年他又躲遠了，因我沒有擎着什麼憑據，也無法同他打官司，歸結便這樣白白的讓他侵吞了。

最初，我本沒想到能脫離洪家，我們少爺覺着我很年輕，怎麼能叫我守寡，一般親友也都不主張我守，我家

裏也不願意我守，我同他們一船件靈到了蘇州，在接官亭便與他們分手，我攜帶着自己的東西，逕歸了娘家，從此以後，也就沒有再入洪家的門，我那四歲的女兒——德官，也給洪家留下了，唉！我那裏捨得？後來德官長到十九歲，因病死去，第二年正月裏，我在上海還生了一個遺腹子，生下十二個月，也夭折了，這都是我命該如此呀！

脫離洪家時，爲我提親事的很多，有人便勸我不必再配了，到了上海立個門戶，掙它一萬八千很容易。我一時也掣不定主意，想了想，還是先到上海再說吧。到上海住在垃圾橋保康里，這時候，上海正在繁華，勾欄林立，我一看事情頗能望好，心裏拿定了主意，但須要先找一個人來給撐門立戶，在二月間，就由我的女僕找到了孫作舟——字少棠，天津人，在天津娘娘宮開過首飾樓，他的父親名在棠，父子倆都喜歡唱戲，也算是津沽一帶的名票，與孫菊仙同族，菊仙是少棠的族叔，他長得並不怎麼好看，臉上許多黑癍，還有麻子，只是體格魁梧，性子也柔和，故我倆情愛甚篤，他行三，上下都稱呼他「三爺」。

我從洪家出去因並沒有掣到什麼，手裏很是空虛，這時候須要先墊補許多錢，自己就折變了些東西，還是不夠，又拋着臉向各處借了幾個湊上，合有四五千圓，便在二馬路鼎豐里旁邊的彥豐里賃了一所五樓五底的房子，裏面全帶有傢具，又化兩千多圓錢包了兩個姑娘，一叫月娟，一叫素娟，姿色都長得够標緻，就教她們掛牌應客，我不出名，但遇到熟交或感情契合的客，也出來陪陪，這種派頭算是半「住家」半「書寓」。慢慢想見一見我的人太多了，他們都勸我也掛牌罷，後來我覺着也實在是推脫不開，便規定每禮拜六禮拜日兩天見客，名字用的是「趙夢蘭」。這麼一來，每到這兩天，真是客人絡繹，車馬盈門，忙得我連吃飯的工夫都沒有，累固累，可也真賺了錢。

這時候滬上名妓所謂四大金剛，林黛玉、金小寬等都在大興里，她們很聯絡我，結拜成義姊妹，勸我也搬到

她們那邊去，我倒也願意，只是嫌那地方「野鷄」過多，後來我費了許多力量纔把她們撵走了，我搬過去工夫不久，旁人都看着好了，都搬了過去，但最低都是長三，沒有再下的。

上海的妓院分若干等級，最上的叫「書寓」，次叫「長三」，再次叫「么二」，再往下就是「花煙館」「野鷄」之流了。書寓稱「某某書寓」，長三稱「某某寓」，少一書字，么二稱「某堂」。書寓長三的門口都掛着牌子，上面標寫妓女姓名。

很下等的我們不提它，書寓和長三最不同的一點，就是書寓姑娘全要會唱歌，這是一個必須的條件，她們在名義上也只是說擔任唱歌，與北方的「清吟小班」性質差不多，客人初到書寓，認識了一個姑娘，姑娘總先要唱一段曲給客聽，這叫作「堂唱」。這在長三，因為不一定要唱，便叫「加茶碗」，么二叫「攀相好」。

客一到，認識的姑娘便出來讓到她的房裏，客若偕有生疎的朋友，就給介紹一下，坐下後，姑娘敬上煙茶，——煙有鴉片煙、水煙、雪茄等，還有各樣的乾鮮果品。書寓算是最講究的了，水果都是按着四季預備，橘梨、蘋果、楊梅、菱藕，無不應有盡有，任客啖食。

書寓姑娘是例不陪宿的，偶然留客住宿，那都是日子已久，客與姑娘的交情很契膩了，姑娘願意留下。長三住宿雖比較容易些，但也須經過相當時間，彼此肆熟以後，擺擺席纔可。

「擺席」，也叫「擺酒」，也叫「開臺面」，這是住宿的第一關，非要經過不可。好排場的客，在那時都要耍一耍瀾氣，有弄雙臺的，有弄雙雙臺的，擺席的錢不能先付，先付便是瞧不起姑娘，有一種「下腳錢」，是賞給傭人們分的，卻要先給，普通是四圓，大方些的也有多給的，擺席錢是十三圓。

擺席時，書寓姑娘都要唱歌，有烏師在下邊伺候着給鼓板吹笛，終了也要給他們下腳錢，這時候唱的曲，雖然也有京腔了，還是崑曲多，記得常唱的有「佳期」「樓會」「八陽」「思凡」「長亭」「鬪寶」等等。

姑娘出局都是坐紅圍子的綠呢轎，用兩個人抬，後面打着一個氣死風燈籠，跟局的大姐同烏師都在後邊跟着走，轎子走得飛快，可是一步也丟不下他們，那時也時與馬車了，有單馬雙馬的，但坐的人還不很多。

那時候嫖娼，差不多全是記賬，按三節——端陽、中秋、除夕——償付，常常也有鬧賬賬。

在那時開一妓院，當一妓女，都很容易，幾間看得過去的屋子，佈置佈置，便需一千八百，什麼五色保險洋燈，著衣大櫥，自鳴鐘等物，都是不能缺少的，箱篋、牀榻、棹椅，再添上屋裏的些應用的零碎東西，及被褥、四季衣服、首飾等等，真是了不得。就說我吧，出去時頭上戴一根大簪，三排小簪，每排是四根，全都是翡翠的，梳着五套頭，——當時最時興的樣式——頸上挂金鍊，帶着瑛瑯銀鍊，冬天穿狐裘都是按着顏色深淺遞換，我耳朵上帶的那副牛奶珠墜子就值幾千兩。

當姑娘最講究的是應酬，見了客要有「十八句談風」，陪客時，處處都要有規矩，那像現在「打打鬧鬧」就算完事。

情天孽緣舊事怎說

光緒二十四年的夏天，孫三爺想回天津，就慫恿我也跟他到北邊來，我離開北京已有五六年了，心裏倒也很想來玩玩，把上海的事情略略的結束了一下，便跟着他到了天津，先住在高小妹的班子裏，工夫不多當地的人就都知道，都來捧場，每天的客總是應接不暇，我一看事情既然這樣望好，便打算自己開班子，同我母親和三爺商量又商量，他們也願意，于是就在江岔胡同——那時這個胡同內南方班子很多——租賃了一所房，房底原也是個班子，又接了五個南邊姑娘，我自己也出名應酬客人，班子名就叫「金花班」。

在這個時期中，我結識了不少的顯貴人物。有一位楊立山，（內務府蒙古正黃旗人，官至戶部尚書，庚子時

，因反對義和團被殺，死後，家人不敢收其尸，伶人姜妙香與之交契，購棺殮之，時人稱義，性情極豪爽，和我最要好；初次見面，就送給我一千兩銀子，以後三百兩五百兩是常常給。又有一位德曉峯，（名馨，滿州鑲紅旗人，曾任浙江江西巡撫）人也誠懇，和我最投契，這兩位算是我在天津這個時期中所交最知己的朋友。

第二天，楊立山的老太太作壽，我由天津來京給她拜壽，恰巧德曉峯也在京，事畢時，他們便同着一些朋友懇切的挽留我長住在京裏，無論如何不讓再回天津了，有的便趕忙去給我租房子，他們的這番美意，我很難違拂，並且想了想，有他們幾位在旁關照，也決沒有什麼舛錯，況且，北京又是最愛的一個地方，隨着就派人把天津的班子收拾，搬來京裏。

我們在京就住在李鐵拐斜街的鴻陞店內——這時如韓家潭、陝西巷、豬毛胡同、百順胡同、石頭胡同等地方，住的差不多全是妓女像姑，這一帶非常繁華，京裏在從前是沒有南班子的，還算由我開的頭。

我在京裏這麼一住，工夫不久，又經諸位摯好一替吹噓，幾乎沒有不知道「賽金花」的了，每天店門前的車輛，總是擁擠不堪，把走的路都快塞滿了。有些官職大的老爺們，覺着這樣來去太不方便，便邀我去他們府裏，這一來，我越發忙了，夜間在家裏陪客見客，一直鬧到半夜，白天還是要到各府裏去應酬，像莊王府慶王府我都常去的，尤其是莊王府，只有我一個人能去，旁的妓女皆不許進入。

「賽二爺」的稱呼，也是從這時纔有的，因為楊立山給我介紹了他一好友，名叫盧玉舫，人極有趣，見我幾次面，就想着同我拜把兄弟，我竭力的推辭，說不敢高攀，他偏是不允，便換了盟單，磕了頭，他行大，我行二，從此人們就都稱呼我「賽二爺」。

過了些時，我嫌南城一帶太髒太亂，想在內城找一所清潔寬敞的房子，就在刑部後身高碑胡同內看好了一所房子，便租了過來，搬去還沒有一個月，房東要賣房，我因裝置修飾化了不少錢，捨不得搬走，便打算買了它，

同房東給了賒價錢，講妥二千五百兩銀子，才要寫契撥款，趕上官廳禁止「口袋底」的曲班，內城不許立樂戶了，那些被驅逐的姑娘們，就有躲藏在我這裏的，房東一見恐怕受什麼牽連，發了慌，房也不租也不賣了，只催促着我趕緊搬家，天天來同我吵鬧，我一生氣，覺得還是天津好，就又回了天津。

後來又到京一次，看情形還是不很好，便又返回，這時已是光緒二十六年了。

這時班子裏姑娘們出趟門都很難，雖然京津間已通火車，可是沿途上「混混」（即土棍地痞）過多，馬家堡（距永定門數里，京奉鐵路行抵北京的車站，那時即在此）的混混尤其厲害，常常發生搶劫姑娘的事，我那次來，還是同蔭午樓一塊兒搭的頭等車，爲的仗着他些保護。

六龍一去紅巾蟻附

轉過年的春天，天津就有了義和團，說什麼練神拳能避槍砲，先都說須要童年人練習會靈；後來練的卻都是些遊手好閒的人和地痞，正經人誰肯練這個？漸漸就一天比一天多起來，等過了端陽節，城裏各鎮都成立壇場，差不多全是他們了。他們的裝扮是，紅布包頭，短衣服，腰繫紅巾子，手裏擎着一把大刀。聽說那時候刀舖的刀都被他們買乾淨了呢。

神能附體這回事，我卻不敢說是真是假；可是會親眼見一個義和團裏的人在院中弄法，只見他作完揖，口裏唧噥了幾句咒語，舉起拳來請神。一會兒神便伏伏的上了體，兩隻眼睛發直，掄刀亂耍，說也奇怪，照他自己肚上連砍了幾刀；只顯一道道的白印，一些也不會破。問他是什麼神？他道是孫悟空，隨着就打了一趟拳，有懂得的人說打的倒真是猴拳。

後來又有了紅燈罩，都是些年輕小姑娘，身穿紅衫紅袴，頭上挽個髻，手持紅帽，夜間提紅燈，白天拿着一

把紅摺扇連扇骨子都是紅漆髹的，打扮起來也很鮮艷，只是臉上模樣不大好看，全帶幾分兇氣。她們修練是找一塊潔淨地方，幾天內便能把法術學成，據說那時候用扇一搨，就能够飛躡天際，她們對她們的首領稱呼「聖母」。後來總督裕祿也信服了，還用黃轎子接她，其實，就是那糧船上的一個船婆，我見過她多少次呢！

最初，洋人也真有些害怕，有一次在街上，一個洋人剛下車，拉車的向他作了個揖，意思是要多討幾個車錢，他以為是義和團精神，嚇得回頭便跑。

後來，義和團越鬧越厲害，便焚燒起教堂來，說有神相助，不燃自着，其實是他們早預備下的煤油柴草在裏面點的。結果也沒有能把洋人燒死多少，人家早已都躲開了。

無論什麼都不許有洋物件，什麼洋燈洋傘，有就得趕快毀棄，誰敢不聽從？弄得滿街上都是些木頭塊玻璃屑。可是義和團繫腰的紅巾，也還是洋布。

他們隨便就把一個人抓到壇上，大師兄焚三道表，問問你是不是好人，表焚後，如果升起，你就是好人，升不起，你就是「直眼」「二毛子」，（義和團對學科學及嫻洋文者的稱謂）立刻把你刺死在地，當時冤死的人不可數計！

過了幾天，人們傳說義和團要攻租界了，一般居民都驚駭的不得了，街上紊亂極了。我一看不好，我們住的地方離法租界很近，倘若法國人開槍，頭一家便是我們，於是趕快叫家裏人把能夠帶的東西收拾收拾，五月二十那天就逃了出來。走到河邊要雇船，這時候那還有船？找了半天，纔找到一隻破陋不堪，連篷子都沒有了的小船，也管不得它破不破了，逃命要緊。怎料一上去發覺船竟是個漏的，正在這着急發愁的當兒，天不絕人，恰巧對面又來了一隻船，雖也漏，但還不漏，便忙着招呼過來搬了上去。這時候，洋兵正在一個橋上與義和團對敵，砲火忽斷忽起，喊殺連天，我們的船又是必須要從這橋底下穿過的，嚇得我渾身只打哆嗦跪在船裏，拭着眼睛，

一動也不敢動，船夫緊忙的撐船，冒着險纔穿了過去。還算萬幸，人都沒有受傷。

河的沿岸各村鎮，差不多全被義和團佔據了。他們不許有婦女露面，恐怕沖了他們施展法術，船夫用蓆篷把船蓋起，叫我們蹲在底下，這樣便不會看見了。一路上檢察的也很嚴，幸虧我身上帶着義和團裏一個頭目邢老師的一張名片，遇着什麼爲難或盤詰，便拿出來叫他們看看，憑着這個得到了不少的通融。等走到了離天津十幾里路的小稍子口，天已昏黑，下了船住在那裏。我們的初意是，暫住幾天，聽聽天津的消息，若能安靜，還希望回去。那料風聲一天緊似一天，消息一天壞似一天，都說洋兵已佔據天津，水師營全被打敗了。這時候已見着有成羣成夥的敗兵逃下來。我一看這情形，心裏慌起，有些人就說通州最好，是有名的『太平州』永不會遭劫的。我聽了這話，也沒什麼旁的主意，只好就逃往通州吧。

到通州，住在一家店裏，名叫長發棧，包租了一個跨院。我們的人也還不少呢，連姑娘帶男女傭總有好幾十個。

真是倒霉，我們在天津時，因預備逃難，把銀子換成了金子，爲的是便於攜帶，換時，金價正漲，受損失很多；等到現在，金價又大大跌落，一兩金子纔值幾十吊制錢！

在通州住的進了七月，外面風聲越發緊急了，通州城裏的有錢人家都紛紛逃難，我一看這個太平州也恐怕要不太平，還是上北京吧，那裏總比較要好些。這時，他們都勸我不要走，因路上兵匪過多，任意搶掠，着實危險。只是我的走意堅決，誰說什麼也不聽。叫他們把東西全捆好了，我自己把些最值錢的珠翠等物，偷偷的裝在一個舊茶葉筒裏，帶在身上，又用很新的洋綢絲棉被，換了人家兩條破舊的被子，爲的鋪在車上，遮人眼目，化七十五兩銀子雇妥了兩輛轎車，一清早，把東西都藏在車箱裏，蓋上那兩條破被子，就出了通州南門。

憤兵淫掠十家九破

剛走出不遠，見前面有許多官兵檢查行人，那裏是檢查，簡直是搶東西。其中有兩個官長還嚷着『不許你們拿人家的東西呀！』這些兵怎麼能聽這個，只管胡翻亂搜，東西拋得滿地皆是。我們那兩個趕車的一見這種情形，無論如何也不肯往前走，說：『我們還是回去吧！七十五兩銀子不能不要命。』我聽着這話又急又氣，對他們講了許多好話。祇是一味不聽，我真恨極了！這時候，身上還帶着人家送給我的一隻手槍，恨不得掏出來，一槍把他們倆打死，但心裏雖是這樣想，手卻是軟的，怎麼也下不得手。終於又跟着他們往回走。走到城底下，我還是一心想去北京。叫車子載着東西同幾個姑娘僕人進城，仍住在長發棧；我同我的母親、孫三爺又步行下來。我心裏已拿定主意，就是走也要走到北京。

走了幾里路，實在覺累，便坐在道旁歇息，一會兒來了十幾個兵，他們說是送裕祿靈回來的，也坐在一塊兒同我們攀談，我看出他們沒懷什麼好意，可是又不敢不敷衍。他們總是鬼頭鬼腦的端詳我，端詳了半天，一眼看見我的那隻舊茶葉筒，使道：『這個茶葉筒倒很好看，送給我們吧！』我一聽這話就一發怔，怎敢說不給，蹣跚下腳，把心一橫，說：『好。你們拿去吧！』把這些最值錢的東西一失，我心裏十分難過，精神怎麼也打不起了，三爺便挾着我一步一步的慢慢往前挨，路又不平，天上還下着濛濛的細雨，渾身通淋溼了。走到一個地方叫八里橋，我的鞋底全被磨破，實在沒有氣力再走了，心裏想，這還有什麼活路，倒不如跳在河裏死了痛快，趕緊走幾步。到了河邊就要往下跳，孫三爺一把拉住我的手，勸道：『這麼淺的水，就跳在裏面也淹不死呀，還是慢慢的走吧！』我心裏一陣難受便大哭起來。

正在這時，後邊來了一羣馬隊，還帶着幾輛砲車，看見我這哭哭涕涕狼狽的樣兒，爲首的那個官長——後來

問了問，知道他的稱呼是『玉四爺』——便問『你們是爲什麼？』三爺就把我實在累得不能够走了的情形告訴了他，他點了點頭，又問：『她可會騎馬？』我在一旁聽得這話，忙着答應一聲：『會騎』。我何嘗會騎，只是爲逃掉這條性命，盼望着能走就得了。玉四爺拉過來一匹馬，又教了教我怎樣勒韁，怎樣騎坐。可巧這匹馬又沒有蹬，三爺只好抱起我向馬上放，玉四爺一見立刻就照着他的耳朵擱了一下，罵道：『你怎麼連伺候人上馬也不會？你伏下身子，讓她蹬着你不就上去了嗎？』三爺挨着打，一聲也不敢作，老老实實的把身子伏在地下叫我蹬。我騎上馬跟在砲車後面緩緩的走着！唉那裏騎得了，身子不是歪一下，就是斜一下，我用足了勁抓住韁繩，一些也不敢鬆手。這時候，雨還是下，渾身的衣服全被淋得溼透了，走了一會，回過頭來一看，把我母親和三爺都丟得很遠。我母親也是纏腳，又上了幾歲年紀，怎麼能追得上我們？想等等他們吧，又不敢說，這時心裏便禱告：『求老天爺讓前邊的砲車掉在溝裏。』禱告才完，只聽咕隆一聲，果然有一輛砲車掉在溝裏了，我不由得念了聲『阿彌陀佛！』等到把砲車抬出，我母親和三爺也趕到了，於是又向前走。

走到一個村子，名叫八里莊。進了村，敲開一家的門，出來一位老太太，把我們都讓了進去。我們這些人簡直是又餓又乏。她給我們煮了一鍋小米稀粥，又端來一碟醃蘿蔔，我喫了一口，餓得不能下咽，我活了這麼大，那兒吃過這些東西？這位老太太對我說：『前天我們這村裏被兵搶了，有些年青婦女也都被他們強姦，還逼死了幾個！現在婦女們都藏在山裏去了，村裏只剩下些年老的，我明天一早，也要到山裏去。』說話時不住的咳聲嘆氣。玉四爺同他的馬隊吃完飯，喝了些水，就要動身，當晚還要趕到北京，問我們走不走。我們實在累，我走不動了，只好謝謝他，說了句『京裏再會吧！』他們便去了。這時候，我因歇了一歇，累勁發上來，渾身酸痛，想要睡覺，老太太說：『後面倒有兩間空房，只是停着兩口棺材，你們怕不？』我那邊顧得那許多？就請她領我們到了後面，剛睡下，只聽外面人聲馬嘶，越來越近，一會兒前面有人敲門要水喝，原來是天津的兵散下來了。我

們又都起來幫着老太太，給他們燒了一夜的水。到天亮，那位老太太要到山裏去了，也邀我們同去，我還是一心要奔北京，向她謝了謝，就又趕奔北京而來。

武夫好色 桂殿少眠

在下午，好容易纔走到東便門，來到城下一看，城門已經關閉，叫了半天也沒有人理會。待一會，跑來一些馬隊。城上纔答話，說安定門還開着，可以進來。可憐我們一夜沒得睡，又從早晨到此刻滴水粒米未進口，還只得忍着飢渴，順城牆的小路，又趕奔安定門。路上聽那很高很深的高梁地裏，傳出來女人的哭喊聲，求救聲，嚇得我藏藏躲躲，孫三爺便拖着我拼死的向前疾走。

到了安定門，天已發黑，我就靠在一家剃頭棚的門外，再也動彈不得了，慢慢有許多人圍攏過來看我們。問我們沿路的情形，到什麼地方去？我們把路上的情形告訴了一遍，並且說，我們是來投許大人的，——即許景澄，我同他太太是乾姊妹，來京原打算先投奔他家。當中一個年輕的人聽了，用手指給我們那邊的一隊人道：「你看，那些人就是剛斬許大人回來的！」（庚子七月四日殺吏部左侍郎許景澄，太常寺卿袁昶，二十七日殺戶部尚書立山，工部尚書徐用儀，內閣學士聯元，五人皆因反對義和團，指爲通夷被禍。）我聽了這話，如同冷水澆頭，幾乎暈絕過去。只好央告這些人，救救我們，先要度過這一夜。還算好，其中有一位老者，很慷慨的說：「到我家去吧！」他說着就找來一輛小車子，把我們推着到了他家。

他家在後門方磚廠，一個很大的院落，當中擺放着許多魚挑子，原來是個作魚行生意的。進了屋子，我們喝了一點水，我母親已經有兩天沒有吸煙了，這時很想吸，這位老者不知從什麼地方替她找來一支破水煙袋，又找了些火紙。我想，我們今晚總算有住所了。那想到，一會兒對面房裏一個女人忽然罵了起來，嚷着說：「你這個

老東西，不要命了！把從什麼地方推來的二毛子，你還想活不？」一聲一聲罵個不休。我們在屋裏聽着她罵，心裏實在有些聽不過去，都低下頭想法子，忽然想起從前一僕人叫杜陞，人很忠實，家住在定王府對過，我們就打算找他。老者說：『我既然要救你們，就救到底，還是我用車推你們去吧！』這時候，天空中的槍彈刷刷的亂飛，砲聲隆隆的直響，我縮在車子上，一動也不敢動。

到了那裏，找着杜陞，老者就告辭要回去，我們着實感激他的這番好心，我把我身上還剩下的幾串錢取出送給他，他無論如何也不肯收，說：『我救人救到底，心裏最痛快了！錢是不要的。』說着推起車子，道了一聲：『再見吧！』便走去，像這樣的好人真是難得呀！

這時杜陞家裏也一點喫的都沒有了。隔壁一家有棵大棗樹，我們有時就打下些棗來煮煮充飢。過了兩天，搶起大街上的糧食店來，杜陞也跑出去搶來些米麵，這纔有了吃的。

我在杜陞家裏，有一晚上，對門一家忽然着起火來，四鄰都跑去救火，只見那家的老爺，穿的整整齊齊的朝服，掛着朝珠，眼巴巴的望着火，見人們來救，便嚷道：『好鄰家呀！你們千萬不要救，你們要救，就是害我！』這時，從火窟中跑出來兩個光頭小孩，那位老爺一見，直叫：『孽畜！孽畜！』自己奮身就要往火裏跳，大眾趕着上前拉住。後來聽得那家下人說，他們老爺在內務府當差，看見洋兵已經進城，就打下殉難的念頭。前一天把傭僕們都開發走了，到這晚，叫他的太太、少爺、少奶奶等，每人抱一束乾草在房裏燃起，自己等着着火看起來，再往裏跳。跳出來的那兩個小孩，就是他們的小少爺，太太同大少爺同奶奶等都燒死在火裏了。第二天，我們還看見那位老爺帶着兩個小孩來燒過一回紙。

在杜陞家住着，天天總是就驚害怕。這時候街上紊亂極了，槍砲聲不斷的響，站在院裏看見那四外被燒房屋所升起的烟火，濃煙如雲，火光滿天令人不忍卒視。我們用木槓撐住了大門。天剛亮，便爬上屋藏在甕溝裏。

晚纔下來，在屋內地下鋪一領蓆，夜間就倒在上面睡。

後來洋兵進城了，西太后同皇上都逃出京去，人心惶惶，謠言四起，有的說：『洋人要做皇上啊！』有的說：『洋人要重新再扶保一位有福的出來做皇上啊！』

過了三天，稍見平靜。我在那裡因生活沒有辦法，就想着往南城搬，這時街上全是洋兵佈崗，盤查行人嚴極了。我挺着膽子帶着孫三爺向前疾走，一路上遇到幾次攔問，幸虧全是德國兵，我會說他們的話，佔了許多便宜，不然，便要喫苦了。

到南城，房子很不容易找，就暫住在李鐵拐斜街一家熟識下處的門房裏。這時南城的洋兵很多，最無紀律，整日間在外邊喫酒尋樂，胡作非爲。有一天晚上，聽見外面一陣格登登的皮鞋響聲，一直往裏院去了，工夫不大，又走出來，站在我們房前敲門，怎敢給開呀？他們見不開門就用腳猛踢，我看這情形不好，不開門是不行，便忙着答了聲，把洋燭點着，開開門讓他們進來，原來是幾個德國的小軍官，他們的舉動先是很不禮貌，後來見我能說德國話，又向他們問德國的某官某先生，他們不知我有多大來歷，便對我顯出了很恭敬的樣子。坐了一會兒，他們要走，對我說：『回去一定報告元帥，明天派人來接，請在家等候，千萬不要躲開。』

翌晨果然派了兩個護兵，套着一輛轎車來接我。到了他們的兵營裏，見着他們元帥瓦德西——我同瓦以前可並不認識——他問我：『到過德國嗎？』我說：『小時同洪欽差去過。』又問：『洪欽差是你什麼人？』這時候我卻撒了一句謊，說：『是我姊丈。』他一聽，喜歡極了。我們越談越高興，很覺投機，當下就留我一同喫飯。喫飯時，我乘便就把我怎樣從上海到的天津，因鬧義和團又逃來北京，途中狼狽情形及到京生活的困難，對他訴說了一遍。他聽了很表同情，只見他同旁邊的軍官低聲噥哩咕嚕的不知說了些什麼，隨着便拿出兩套夾衣服，都是青緞繡花的；又取出一個小箱子，裏面裝着一千塊錢，都是現洋，對我說：『東西很少，請先拿去用吧。』

我正在這窮愁交錯的時候，遇到這樣優待，心裏實在感激，忙着謝了謝，便收下了。

歷亂宮帷荒唐御座

一直待天黑，我要回家了，瓦德西很捨不得叫走，千叮萬囑，希望我能常常來他營裏，又親自把我送出來多遠，我倆才握手而別。

從此以後，差不多每天都派人來接我，到他營裏一待就是多半天，很少有間斷的日子。

我初次見瓦德西時，他對我說，他們乍到北京，人地生疎，種種軍需，都還沒有辦法，請我幫助辦一辦。我聽了這話，很覺爲難，無論如何我總是女子，糧臺大事，那有經驗！便竭力的推辭。怎奈他一味的不允。過幾天，我到他營裏，他又對我說，請幫助辦辦，叫我實在不好意思再推辭了。纔騎着馬——這不似在通州郊外了，也有膽驕了——幾個小軍官陪着，到街上找各商戶。這時候，誰還敢出來？只見兩旁的鋪戶住家都緊閉着門，路靜人稀，荒堆破壁，呈出來一種悽慘的景象？

在這種情況下，叫我怎麼着去找呢？想了半天，只好挨着戶去敲門罷。結果有幾家出來，我就對他們說：『你們不必害怕，洋人是最講道理不過，公買公賣，不欺不瞞，現在是辦糧臺，由我主持。你們誰願意承辦，就請到琉璃廠羅家大門去找我，——這時我已搬在此處——有賽二爺給你們作擔保。』經我這樣一說，第二天果然有些膽大的就來找我，表示願意承辦。我一見有人敢承辦，心裏很是喜歡，立刻就帶着他們到了德國兵營，把一切承辦手續全商議好，又給了每家一面德國旗子，叫插在首門，爲的來回搬運，不受人欺擾。這些承辦人後來差不多都發了財，至少的也賺得幾萬。他們的貨物定價太貴了，一個雞蛋賣五分銀洋，比較平日增高了好幾十倍。

洋兵纜進城時，一點紀律也沒有，任着意兒姦淫搶掠，京城婦女因之戕生者，不知道有多少？他們最大的仇

敵就是義和團了，只要見着一個情形稍有些可疑的，便指是義和團，也不問究竟是真是假，立刻按倒就殺，這也算是一種因果報應啊。在一個月以前義和團也正在這樣的殺他們呢！我每次出去，只要碰着了這樣事，就急忙跑過去說：『他不是義和團，我敢擔保，我敢擔保。』這時候洋兵差不多也都認得我，見我一擔保，他們就放開了。就這麼着，很救下了不少人的活命。待後，我乘機向瓦德西說：『義和團一聽你們要來，早逃竄得遠遠的了；現在京城裏膽下的都是很安份守己的人民，我們已經受了不少義和團的害了，現在又被誤指是義和團，豈不太冤枉？』瓦聽了我這話，便信以為實，隨着就下了一道命令，不准兵士們再在外邊隨便殺人，洋兵見到這命令，行動才稍稍斂迹。其實，那時北京城裏當過義和團的人還多着哩！

這時候，洋兵對待中國人不論你是官是民，是年邁，是幼小，只要用着了，就隨便充苦力。你的力量若薄弱不能勝任時，就用皮鞭子抽打一頓。在街上，常常看見一個弱不勝衣的白面書生，或皓首龍鍾的老頭兒，拼着死替他們扛東西，叫人看着心裏實在難過。有一天，作過都御史的陳璧也被洋兵抓作苦力，我一見真急了，我同陳是很要好的朋友啊，趕緊着跑了過去，對他們說了說，纔解脫下來，咳！這時候簡直成了亡國的狀態了。

因德國公使克林德在北京遇了害，德國兵也就最恨慈禧太后。他們一到北京，就在各處裏找她，打聽她的蹤跡。他們常氣憤憤的對我說：『中德兩國的邦交，素來很和睦，為什麼無緣無故的把我們公使給害了？那都是這個老女人的意思，非得把她的肉剝成一塊一塊，曬成了乾子帶回國去，方能消恨！』我總是勸解他們，說：『害死你們公使的不是太后，是義和團。她整天間住在宮裏，又不常出來，怎麼能曉得外邊的事？』他們又問，『她到底躲在什麼地方去了？』我說：『誰也不知道她躲在什麼地方去了。』

秦灰焚炬別館離宮

『賽二爺』這個名兒，在那時，也弄得傳遍九城；家喻戶曉了。每天拿着名片來謁見我的人，一個挨一個，有爲聯絡情誼的，有懇求代爲說項的。我這個人又是『有求必應』，生就來的一種好管閒事的脾氣，有些王公子弟便拜我作乾娘，爲的當成了親戚走動，好借些庇護。

這時候，我練得很會騎馬，人家見我喜歡這個，也就買馬送給我，我自己遇着好馬也買，我有四匹最好的馬：一叫鐵皮青滾地雷，一叫烟薰驢驢，都是一色純青，好驃頭，稱得起上駟之選的；一匹小高麗馬，是內務府宗二爺送給我的，個子雖小，卻極健幹，又好勝，同大馬在一齊走時，牠不許大馬在牠頭裏走；一匹『墨裏藏針』的騾子。我出門的時候；常是騎馬，也不走很快，後邊跟着幾個僕人和馬伕，大家一望便知是賽二爺過來了。京裏人同我感情都算很好，有一次，我正騎着馬在街上走，看見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子，手裏拿着個瓶子，裏面打的醋，我問他：『你買醋作什麼？』他答『喫餃子。』我說：『回家告訴你媽媽，多包點兒，賽二爺一會兒到你家去喫餃子。』這家果然就包下了許多餃子等着我，我不過是閒磕牙罷了，那裏好意思的真擾人。

北京的街道，那時太骯髒了，滿街屎尿無人管。洋人最是嫌惡這個，便下了個命令，叫商家住戶各自打掃門前的一段，倘有一點污穢，查出來是先打後罰，他們這樣辦，固然太厲害些，可是北京的街道卻從此潔淨了許多。後來西太后廻鑾抵京，看見街上比從前又整齊，又乾淨，很是歡喜，很稱讚洋人們能幹。

說起宮裏失火的那回事，便想起一般無聊的人，捏造蜚語，作踐我的可恨了！他們說我，天天夜裏和瓦德西一同睡在西太后的龍床上，有一天，睡到半夜，着起火來，我倆都赤裸着身子，由殿裏跑出，這簡直是污辱我，罵我。我同瓦的交情固然很好，但彼此間的關係：卻是清清白白，就是平時在一起談話，也非常的守規矩。從無一語涉及過邪淫。這都是有人見我常常同瓦騎着馬並轡在街上走，又常常宿在他的營裏，因此便推想出我們有種種不好的勾當來。

瓦德西雖住在宮裏，可並不在殿裏睡，他是在儀鸞殿（在西苑）的旁邊，覓了一塊靜潔而又風景幽麗的地方，搭起一個帳篷，辦公睡覺差不多全在裏面。那次失火是因為幾個兵士的不加小心，損失很不小，把一個參謀長燒死在裏頭。

他們的那些軍官感到寂寞的時候，到也想找個姑娘來陪着喝喝酒，常是懇求我給他們作介紹。我推辭不過，便派人到外邊去叫，叫來的都是些班子裏的姑娘，他們因貪圖掙錢，也都很願意來。來一趟是給一百塊錢。她們在裏面去陪酒時，我獨自一人便在旁屋內閒坐，悶了就燒口鴉片煙抽。我的煙癮就是在這時習染上的。

瓦常常對我說：『宮裏的東西，你喜愛那件，儘管拿走，沒有什麼關係。』我總是想：皇家的東西，人民怎麼應該隨便拿着走？口裏只好說：『謝謝』便算了。有一個『五福捧壽』的瓷盤，釉質彩繪都很精細，款式也好，瓦用它盛水菓，我一見很喜愛，他就說：『送給你吧。』立刻就派派人給我送到家去，我忙着說：『等一等，我自己帶着走。』這樣纔敷衍過去，我怎麼能隨便拿宮裏的東西呢？

瓦回了德國，還連着給過我幾封信，我都是託一個留德的學生替答覆，因我只能說德國話，不能執筆寫文，後來那個學生離開了北京，無人代我寫信了，漸漸的音問遂疎。

金符鐵券無功有罪

當開和議時，態度最蠻橫，從中最作梗的要算德國了。他們總覺得死了一個公使，理直氣壯，無論什麼都不答應。尤其是那位克林德夫人，她一心想替她丈夫報讎，說出來許多奇苛的條件，什麼要西太后抵償呀，與皇上賠罪呀，一味的不饒，把個全權和議大臣李鴻章弄得簡直沒有辦法了。我看着這種情形，心裏實在着急，又難過，私下裏便向瓦德西苦苦的勸說了有多少次，請他不必過於執拗，給中國留些地步，免得兩國的嫌恨將來越結越

深。瓦說，他倒沒有什麼不樂意，只是克林德夫人有些不好辦。於是我便自告了奮勇，作了個說客去說她。

我見着了她，她對我的態度還很和藹，讓我坐下，先講了些旁的閒話，然後我便緩緩的向她解釋，說：

『殺貴公使的，並不是太后，也不是皇上，是那些無知無識的土匪——義和團，他們闖下禍早跑得遠遠的了。咱們兩國的邦交素來和睦，以後還要恢復舊好呢，請您想開些，讓讓步吧！只要您答應，旁人便都答應了。』

她道：

『我的丈夫與中國平日無讎無怨，為什麼把他殺害？我總要替他報讎，不能就這麼白白的死！』

我說：

『讎，已算是報了。我國的王爺大臣，賜死的也有，開斬的也有，讎還不算報了麼？』

她又道：

『那不行，就是要太后抵償，也要皇上給賠罪。』說這話時她的態度表示很堅決。我想了想遂說：

『好吧！你們外國替一個為國犧牲的人作紀念，都是造一個石碑，或鑄一個銅像；我們中國最光榮的辦法，卻是豎立一個牌坊。您在中國許多年，沒有看見過那些為忠孝節義的人立牌坊麼？那都能够萬古流芳千載不朽的！我們給貴公使立一個更大的，把他一生的事情和這次遇難的情形，用皇上的名義，全刻在上面，這就算是皇上給他賠了罪了。』

經我這樣七說八說，她纔點頭答應了。這時我心裏喜歡極了，這也算我替國家辦了一件小事。聽說條約裏的頭一項就是這事哩！

這個牌坊就豎立在東單牌樓北邊，克林德遇害的那個地方。等到民國六年歐戰告終，德國戰敗了，中國政府把牌坊拆除，搬到中央公園（今中山公園），改稱公理戰勝牌坊。當時曾舉行過一個盛大的紀念會，他們因我和

牌坊有關係，也邀請我去參加。那天蒞會的人很多，錢能訓段祺瑞諸先生都有演說。會後還合攝一影，裏面有個女子站立在前排，那便是我。

這是我一生最危險的一樁事，現在想來還爲之戰慄不已！

有一天下午，我騎着那匹名叫鐵皮青的馬，到王長林家裏去閒玩，——長林同我們孫三爺是拜盟兄弟，這時他雖已搭班演戲，但還不甚紅。——玩了大半天，天已深黑，我就派僕人回家去拿燈籠，因出來的時候，原想早些回去，沒有帶着。僕人去了很大工夫，也不見回來，我等的起了急，不耐煩再等，就要獨自騎馬回去。長林竭力攔擋着不叫走，說：『再等一會吧！若還不來，我送您回去。』我覺着沒有什麼要緊，全是熟路，一個人怎不能夠回去？便道：『我自己能夠回去，你們給我一個燈籠好了。』長林的兒媳婦就忙着給我點了一個燈籠，我上了馬，把燈籠挂在馬鞭上，便緩緩的走下來。

走到了陝西巷口，快要抵家了，忽聽得那邊一陣轉轉的車聲，嚇得我一發怔，定睛看時，原來是跑下來一輛騾車，我的馬一見，驕的吼了一聲也狂奔起來，牠往前跑，那輛騾車就在後面追，把我嚇得亂嚷大叫，這時候差不多已在半夜裏，舖戶住家都關門睡了覺，街上很是冷靜，所以那麼嚷叫，也不見有個人出來。我的馬是飛也似的跑，我怎麼勒也勒不住牠，只好伏下身子緊緊的抓住了馬鬃隨牠去跑。等跑到了韓家潭，路很窄了，我怕把我的腳撞在旁邊牆上，就趕忙丟開燈，這時馬往上一竄，一下就把我扔下來，跌在一家門首的石階上，立刻便暈了過去。後來聽他們說，那輛騾車緊跟着就要到了，幸而被人截住，不然就把我軋了！

亂了這麼半天，人們纔聽見，跑出來進前一看，說：『呀！了不得，這不是賽二爺麼，快快扶起來！』那時血已從傷處淌下，染了一身。我還記得，那天穿的一身很漂亮的衣服：裏面是雪青洋縐裏的庫緞大襖，外面套四鑲的巴圖魯坎肩，腰間束一條銀白綉花巾子。一雙新快靴。待一會兒，我家裏得了訊，都忙着跑來，用布把我的

傷口裹好，抬回家去。

京裏的一班摯交們，得着訊都來看視，有的便薦大夫；瓦德西也派來了一個軍醫。

這時候我頭上還梳着大辮子。大夫把我的頭髮分開，剪下一束，用藥水洗了洗傷口，敷上些白藥粉，外面用藥布裹住，據他說：『離後腦僅還隔着一層薄膜，若要再破了，腦漿便流出。』這是多麼危險哪！

過了幾天，知道的人更多了。各方送來很多的滋養藥品，什麼人參鹿茸等等。我這一摔，倒惹得人家化了不少錢。

瓦德西隔幾天就過來看看我。這時，再有兩月他就要回國了。臨走以前，還親自的給我拿藥來，對我說了許多安慰話，相對款款良久，才悻悻的各道珍重而別！

我的傷一直轉過年開春，纔完全長好。

琵琶彈破娥眉淪落

自從庚子那年由天津逃難到了北京，就常住下去。這時候，雖然家裏也有幾個姑娘。總是『住家』的派頭，也不隨便接見客，來的人都是些熟朋友，或是經人介紹過的。這樣過了有三四年吧，有一位金四爺，著名的堪輿家，專給宮裏看風水，和我最要好，我也最信服他。一天，他見着我，便說：『二爺，我看着了一所屋，太好了，若要開班子，準發財，做旁的生意可不行，因它的形勢像個龜。你有意思想租沒有？』我聽了他這話心裏有些活動，就託他替我把房子租下來，這房就在陝西巷，入民國後曾開過賽瓊林大菜館。報捐挂牌以後，事由兒果然很好，每天除去開銷能淨贖一個大元寶。

不幸，這年秋天，我弟弟病死在蘇州，我回家辦理喪事。第二年四月裏返京，五月就發生了這件倒霉的事，

就是我的那個姑娘服毒死了。有人說：這是有仇人乘我回家時候，背地裏設法破了我那房的風水所致哩！

這件事的經過是我把我弟弟埋葬完畢，又辦些雜事，住的過了年就由蘇州到上海。在那里挑選了幾個姑娘，一個叫秦鳳雲，花了我兩千五百圓錢。又買了一個，名字叫秀鈴，是蘇州人，身價三千圓，連上其他花銷，總够四千；又加林香君姊妹兩個；還有兩個年歲大些的，一共是六個姑娘。我把她們帶到了北京，見班子裏還有幾個空房頭，就打算遇機會再買一個，那想到就買了這個冤家！買的時候，已算是受了騙。憑中人說，是個良家的姑娘，武清縣人，長得很美，要賣在茶室裏，問我要不要。我讓他領來先看看。她來時，穿的一件藍布衣裳，紮紅腿帶，還梳着抓髻，像個剛從鄉下來的樣子，可是模樣兒長得還不錯：瓜子臉、雙眼皮、水汪汪的一對俊眼、皮膚很白嫩。講了講價，作一千二百兩銀子，一千歸她家裏，二百算是中人的佣錢。給她取了個名叫『鳳鈴』。我自己買的姑娘都帶鈴子。過了幾天，我打聽出，她原來已經在小李紗帽胡同茶室裏混過，名叫小五子，因有個熟客，想用八百銀子爲她脫籍，沒有辦成，領家怕他們携手潛逃了，纔急著賣她；漸漸又發覺她還有鴉片煙癮。這怎麼會是良家的姑娘呢？我心裏雖知道了上當，可是看她的樣子還很老實，也就裝個『啞子喫黃蓮』未曾發作。

這時候，我忙極了，整天都要到各處去應酬，在班子裏的工夫很短，班裏一切事務都交給了孫三爺照管。有一天半夜裏，我們都睡了，有位潘二爺，也是熟客，同着幾個朋友來敲門，他們是因在隔壁一家班子裏，不知爲什麼吃了醋，轉到這邊來。看門的給他們開開門，請進來，又把自己的姑娘全都喚醒，拉開棹子就打牌，又說又唱，一直玩到天大亮他們纔走。我因白天去陶然亭，騎馬回來，路上受了涼，身上覺有些發癢，早早便歇息，也沒起來打招呼。第二天，是鹿中堂的少爺約定在班裏請客喫午飯，八、九點鐘，姑娘們就都忙着起來妝扮，那時正時與梳辮子，專雇了一個剃頭的給他們打辮，別人的全打好了，只剩了鳳鈴，她伏在桌上，低着头，也不動也不說話，秀鈴在旁邊就問：『你是怎麼啦？』她也不理。牠們就跑來告訴我，我過來看，她仍然伏着桌子，就問

她：『鳳鈴，你怎麼啦？路上不舒服嗎？還是同那個嘔了氣？』她是一聲也不哼。我就扶起她的頭來一看，眼睛通紅，兩隻手只抓胸口，我看樣子不好，像是吞了鴉片煙，握着她的手急問：『鳳鈴，鳳鈴，你吃了什麼東西啦！是鴉片嗎？你不要想不開，有什麼心事，儘管對我講，有中意的人，可以隨便走，沒有不好辦的，平日我也沒有把你待錯呀？何必竟尋此短見？快快告訴我！』她聽了我這話纔說是吃了鴉片，說着也掉下眼淚。原來是前幾天，管崇文門的崔老爺的小少爺給我送來一盒煙膏，我只燒了幾口，賸下的就放在小櫃櫥內，不曉得什麼時候被她拿去了，還吃了不少。我趕緊派着夥計到街上買來藥，撐開她的嘴，灌了下去，見她還是不吐。這時候已快十一點鐘了，還要伺候鹿少爺請客呢，我就叫他們把她先抬到後邊，繼續灌救，恐怕鹿少爺來到，這成什麼樣子？一會兒，客人都來齊。我只願陪他們吃酒也沒有到後邊去看。等席散以後，他們纔告訴我鳳鈴已經死了，這孩子也算很伶俐，落得這樣死，真是可憐！

這時我急得什麼似的！先打發三爺用二百五十兩銀子買來一口棺材，不敢就這麼裝斂哪，還要報城官來驗屍。正在這當兒，有個蒲二奶奶，是開裁縫舖的，來給我送衣服，一見這種情形，就說：『這樣去報，恐怕不妥當。不如我冒出個名，作爲鳳鈴的生母去報，擔起這個錯兒，你們可就輕省多了。』夥計們聽了她這話，都覺得很有理，我心裏是又煩又慌，隨口說了句：『好，就憑你去報吧！』等一會，城上派人來驗了一驗，也沒說什麼就去了，我想，這就算完了，淨等着領抬埋執照了。不料，生出枝節，也不知道從那裏跑出來的屍親，他露頭不依不饒了，我班子裏的幾個夥計，還裏勾外串的從中傳消息，說壞話，說什麼鳳鈴是因受我虐待，被逼服毒的，在城上這麼一告，城上只得派人來傳我，我一聽真要氣昏，忙着披上一件褂子，就跟他們到了城上。我覺得我沒有作虧心事，害怕什麼。唉！那麼曉得這裏面有洪先生的幾位老親友如陸潤庠孫家鼐等，早想着找個碴兒把我押起，解散了我的班子強迫我回籍呢！

落溷紅花摩登白髮

到城上，一句話也沒有問，就把我送了刑部。幸虧刑部裏的一班人差不多我都識得，很得了些關照。進門也沒有過鐵鍊子，這時候刑部正堂是孫家鼎，他隨駕往頤和園去了，故此沒有叫我過堂就押起來，在監裏，一點罪倒也未曾受，部裏的諸相好給我預備的太週到了，連澡盆全有，還許抽鴉片煙。悶了時就同旁的罪犯談談天，故不甚感覺寂寞，只是心裏總望着家中的事。他們是不許有人來看我的，後來只有德國使館派的四個武官來看了一次。他們先聽我遭了官司，就派四個武官到我家裏探詢，家裏有一個小聽差名叫小七，他跟我學會說幾句德國話，對他們說『賽太太在城上呢。』他們到了城上，城上推說不知，後來他們打聽出我在刑部，又到刑部，刑部的人一見都驚惶的了不得，又不敢不放他們進來；我見了他們謝了謝，說：『不爲什麼要緊的事，因我有一個姑娘死了，幾天便可完事出獄，請回去告之貴公使放心吧！』他們又坐了一會，看我沒判有什麼罪，纔告辭去了。我入刑部，說起來也有些因果關係，庚子前一年我住在高碑胡同，離刑部很近，總想進去看看，沒有去成；這回可算進來看了！

我在監裏很遇到幾個案子：我進刑部那天，就有個名沈進的，是革命黨被捕，因不招口供，打死在堂上。又有一位中堂大人，不知犯的什麼罪。與我同日進來，還叫他過鐵鍊子，北京城著名的女光棍小撲戶也在監裏押着，——她會摔跤，到處敲詐不講道理，人人都怕她，因為她惱了桂八爺，被捕入獄。在堂上很受了不少重刑，她真有骨勁，都熬過去，一哼也不哼。我原來不認識她，她見了我先打招呼，說話聲音洪亮，高高的身材，紫紅臉膛，很是威武。我倆一談還很投契，想不到在獄裏交了這麼一個朋友，還有一案：是母女二人，犯罪的是姑娘。案情是：姑娘的父親是個廚子，品行污濁，她們姊妹三人，她兩個姐姐全被她父親姦污了，她出嫁後，永不敢歸。

寧，一天，因事到娘家，被雨留住，就宿在廚房裏，夜間她父親來撥門，她急了，蓄足力氣開開門，照他父親下手猛的一拳，便把他打暈栽倒，撞在石上就死了，她覺着這種醜事，怎麼向外說，只好就認是自己故意打死的，他母親知道此事，不肯叫女兒抵償，就說是自己打死的。審判官也知她們很是冤枉，可是她們不說實話，沒有辦法。我同小撲戶很憐恤這個姑娘，就勸他說：『你若再不翻供，可就要定罪，殺死父親是罪該凌遲的，他這禽獸既不把你當女兒，你還給他留的什麼體面？』在最後的一堂，她聽了我們的話，纔把實情訴出，總算減輕她的罪，沒有死。

等孫家鼐回來，把我提出，略問了問，就叫帶下，判的是罰我『三錢七分二厘』銀子，說就放我出去。待了幾天，又說要解我回籍，不准再住北京。我知道這都是陸潤庠同孫家鼐商量好了的要攔我去。

這時候，我的班子裏已糟踏得不堪了。我母親同三爺都嚇成呆儘，總以為我在刑部一定受多少罪，只管化錢打點，一千兩千的胡扔，都被人家騙哄了去。也有趁機來敲詐的。等我出來時，貴重一點的東西，只剩一隻珠花。我房裏的幾隻箱子，也被夥計跟媽子等趁火打劫的搬走了。馬廄中三十多匹馬沒騰下一匹，底下人是走得精光。發解回籍，就是那麼一說罷了，我並沒有同解差一齊動身，他們先行！我又住了幾天，摒擋些雜事，纔赴天津，由那裏乘火輪到上海，再返蘇州原籍到案。這時候我的寡弟婦還在蘇州。

在家裏住的工夫不久，就又到了上海，這時候已是光緒末年了。

我二次又到了上海當妓女，卻是爲了生活的驅使，不得不然哪！租賃了一所兩樓兩底的房子，月租是一百二十圓。門上寫：『京都賽寓』，旁邊附註洋文，還是像住家的樣子，也不報捐，也不掛牌。二班舊交們知道以後，倒都來捧場，事情很是不錯。因我在北京遭那件倒霉事受了打擊，對『妓女生活』起了一種厭惡心思，不似從

前那樣的有興致了，總想遇機會覓求一個合適的人，能匹配終身，就不再作這勾當了。

在民國二年，便認識了魏先生（名斯炘，字阜甌，江西金谿人，做過江西民政廳長，參議院議員），他因從事革命，逃難到上海。我們認識以後，很覺得投機，感情日益濃厚，他是個性子爽直的人，又有俠氣，故我們對他很敬佩。這時候他正在作革命活動，時來時走，行蹤不定，但每次到上海，總要來我家看看我。慢慢，在言語間，他就露出向我求婚的意思，我是早有了意思，只須要作多方的考慮，還躊躇着沒有決定，直到六年，我跟魏先生一同到北京，住在前門外櫻桃斜街，住了有幾個月，纔完全決定了我倆的婚事，七年又回到上海，把些雜事都結束了一下，六月二十日便在上海旅社舉行婚禮，那天賀賓來的還很不少，有滬上名人倪鴻樓等，證婚人是信昌隆報關行的經理朱先生。婚禮純是新式，用的花馬車，軍樂隊，這年我是四十五歲，想起我十四歲時嫁洪先生，坐綠呢轎，打紅紗燈，前後相隔已三十幾年了！

魏先生同我雖然可以算正式結婚，但他家裏還有一個太太，和一個因從事革命逃難到南洋時娶的姨太太。我們結婚後不久，便來北京，這時魏先生正做參議院議員。

魏先生待我好極了，可謂『體貼入微』，對待我母親也頗盡孝心。十一年春天，我母親因病死在京裏，他很哀痛，裝殮發葬都很厚，出了一個大殯，我着實感激他，那想到，同年閏五月，魏先生忽也死去，他的身體素來很強健，一點病也沒有，就因洗澡用冷水澆了一下，激着了，得病不幾天便死去！魏先生一死，他家裏人平日就和我有些嫌怨，常常是起齟齬的。這時他們更要給我造謠言，放冷語了，甚至說，魏先生的死都是我害的，在江西會館開吊時，輓聯上的話有好些都是罵我，他們這樣的欺侮我，我怎麼能同他們同居下去呢？實在不得已，纔帶了自己的東西，同顧媽（伊女僕，自民初相隨至今，主人雖貧困已極尚戀依不忍去，忠實可風）搬到居仁里的這個房子裏。我們一主一僕，僦居迄今，十年來因素鮮與外面通款曲，幾無人知余尚在人間矣！

附言：遞解回籍以後的些事，伊多推諉掩蓋，不肯說出。據撰者所知，在光緒末宣統初間，伊尙嫁一滬寧鐵路職員黃某，黃死，再至上海，始識魏，意其不肯說出者，或箇中別有隱衷歟？伊最愛談嫁魏事，每談起輒刺刺不休，實則伊嫁魏後之一切生活，已極爲平凡，無可足以傳述矣！

